壽櫟廬儀禮奭固禮器圖

儀禮奭固禮器圖第十三　　壽櫟廬叢書之二

名山吳之英譔

既夕禮圖

既夕凶禮制啟殯朝廟入壙事節以請啟期在夕哭後因名余箸儀禮奭固自啟之昕至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衞斷爲既夕記今圖記亦斷自啟之昕下經分則記仍宜分也

夷牀

爾雅釋詁云夷易也妥柩之牀欲尸體移易于此故衾槃皆有此稱爲取簡易事尸之意宜然鄭玄訓夷爲尸夷故無尸義經云夷牀饌

于階間謂所朝廟之西階東餞之備正柩

功布

柩車

大功小功之布執之以聲啟有所藉以依神示不虛也故拂柩用之御柩用之御柩當屬竹杠載柩至壙之車謂之柩車經云薦車直東榮北輈既奠又云薦馬謂駕柩車之馬據柩車爲主乘車道車槀車从薦少退于右薦馬亦然葬時云行器茵苞器序从乃言車从謂乘車道車槀車士無遣車也柩車所以不同常車者雖有輿無式爲正棺宜無蓋爲加帷荒宜但有輅

有棧有輈經所謂公賵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負幣于棧陳器時云滅燎執燭俠輅記亦云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與此經云北輈是也亦與遷祖軸無大異喪大記所謂國

輈

車

車轅謂之輈後耑貫輿氏前耑曲翹鄉上直前持衡經云北輈爲備載柩柩未行宜鄉堂將行乃還鄉南說文輈轅互訓云籀文輈作𨏹

纓

經云薦馬纓三就鄭玄云纓今馬鞅就成也諸侯飾纓三采三成此三色蓋絛絲其著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絛纓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鄭玄

謂鍚爲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纓鍚樊讀如鞶謂馬大帶
英謂樊纓也制如帶前橫口上左右當頤値頷環頸屬鞽有
橫者以絡腹又由後鞽絡馬尻通謂之樊鄭衆以纓爲當匈
鄭玄以爲馬鞅英謂鞅爲當頸繫鈴樊以散垂有纓名又金
路鉤樊纓九就鄭玄以鉤爲婁頷之鉤詩小雅稱鉤膺鞗革
傳以爲樊纓蓋樊之絡膺者有金飾之如人帶鉤傳舉大名
故曰樊纓耳又象路朱樊纓七就鄭玄云以朱飾勒勒馬頭
絡銜者又革路龍勒條纓五就鄭玄讀龍爲駹謂以白黑韋
襍色爲勒又木路前樊鵠纓鄭玄讀前爲翦云淺黑色鵠亦
爲色英謂經言前樊蓋無後樊異于玉路金路象路革路之
全樊鵠猶的謂素纓鄭又云革路輓而漆之木路不輓而漆

轡

不言就同革路

經云交轡圖人夾牽之說文云馬轡
引詩六轡如絲釋名云咈也牽引咈
戾以制馬也但轡名不一以其在手謂之靶以在馬背謂之
韅以在式板謂之拚搽之謂之靷當服驂間謂之韁皆隨在
立義而異其名因夾牽故交轡

束

所以約柩于車曰束如棺蓋之束然
備雖逃耳蓋當車前後橫而結之降
奠祖奠皆當前束如有後束喪大記
說棺蓋云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
不用漆二衽二束柩束當如蓋束之數

池

荒端所施曰池横當柩以爲蔽竹木爲之如半池形荒端有組繫池之言施勒之施然柳車之飾也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蓋葬車謂之柳車柳茂也飾之茂也鄭玄云以華道路入壙中不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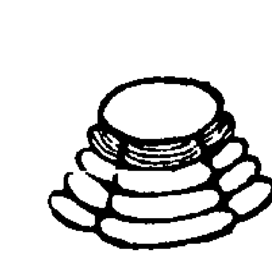
人之惡其親是也下曰帷蔽柩也上曰荒大也荒闕能下冒也君纁龍于帷前與左右各一池振容者屬池爲絡以五采繒橫亙結之振動有容黼荒爲黼文于荒中先言黼中舉之火三列在上黼三列在邊褚衣也先以素錦衣棺後加柳也僞荒布荒不染以爲荒表故曰僞鄭玄以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非也蓋膏布以覆荒辟塵與雨者也所以屬荒帷者謂之紐荒頂隆起之飾謂之齊棺側所置謂之翣說文云翣棺羽飾鄭玄云如攝䎃漢制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畫雲氣是也皆戴圭謂翣角所戴作圭形魚躍拂池者刻木爲魚飾以金上屬振容垂之故躍可拂池振容一名揄絞揄舒也絞合也緵絞之于結魚

宜襍記云大夫不揄絞屬于池下標君之魚在揄絞大夫縣魚以組而已鄭訓揄爲翟采青黃之間曰絞謂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于下畫翟雉名曰振容英謂襍記所謂揄絞即喪大記所謂振容因揄絞繫魚故曰不揄絞屬于池下喪大記言魚不及揄絞襍記言揄絞不及魚皆从可知振容就揄絞垂端結之不振容池下組繫之君三池橫前與左右大夫二池當旁無前池士一池繫于前無魚大夫士翣皆戴綏綏會組散垂戴之鄭云當作緌讀如冠緌之緌謂用五采羽注翣首非綏誼

紐

組結荒帷而交之曰紐經云前經後緇喪大記云士纁紐二緇紐二纁即經據一相爲說

齊



荒項牌積帛繒爲圓曰齊說文云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柳齊亦上吐故名經云三采無貝三采蓋左蒼右白中朱言無貝標大夫以上有之喪大記云士齊三采一貝謂若君有賜以禮差之可一貝鄭玄謂若今小車蓋上蕤三采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漢之車蕤不可知三采衡圜不如緇分經記俱未言有著矣

披

內紉帷而迫棺束曰戴屬戴曰披喪大記說戴數皆如披數君戴披皆纁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士披一色不同戴

者以戴二同大夫披當殺緇色也鄭玄訓戴爲值謂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聯棺值柳義亙是已戴無値訓白以横冒棺上爲名披則屬戴而穴帷外出在旁御柳者所執釋名云兩旁引之曰披披擺也各于一旁引擺之備傾倚

引

以布屬柳旁前御曰引引綍也綍紼也爾雅釋水云紼繂也曲禮記云助葬必執紼天子諸侯謂之綍綍大也大夫士謂之引取能引柩而已襍記云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又云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鄭玄謂諸侯用一黨之民大夫有三百戶之邑是也稱四綍據窆時銜枚止譁當聽司

焉之鐸爲下梏之節合衆用軍令也士無邑以家臣執之不爲成數矣經云設披屬引披言設引言屬短長異耳釋名云从前引之曰紼紼發也發車使前也

折

壙中所以覆見與苞筲曰折承抗席抗木與所實土當取堅實之木爲之名折以爲戒經云抗木橫三縮二蓋比小斂之絞而縮多其一

折之橫縮無文然在抗木下制當博則宜比大斂之絞多一縮同其橫壙中設折與抗席抗木象斂之有絞紟也鄭玄以爲如牀而縮三橫五義無所差失所據矣經云折橫覆之鄭以爲見善面蓋方陳當覆入壙乃卻窆後云加折卻之誼可

抗木

縮二

橫三

知也

抗高也入壙時在抗席上故名鄭玄云禦也所以禦土亦一義也經云縮二橫三因抗木下有抗席爲折加力不必周壙記云抗木刊鄭謂剝削之蓋卻者覆者俱刊覆者親席卻者在上爲觀美不因實土見飾略也然則折不言刊疏爲面矣

抗席

在抗木下因名質用竹子禦溼宜不必藻也經云加抗席三折抗一而席獨三者席柔物蔽壙周多加之防土塊下實入壙時席在折抗

間隙乃次于抗上方未用嫌磨總席加抗無嫌且爲茵將加

茵

焉

席名說文云車重席引司馬相如說當从革作鞇詩秦風小戎鞇文茵暢轂傳以爲虎皮蓋當式之皮猶之蓐也柩車至壙時

云茵先入則所以承柩與器之蓐席經云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加謂加之席以爲陳用疏布以非衣裳疏之緇謂其面翦翦之借字說文云歬齊斷也引申爲齊平之義蓋縫紉其著無使高下故曰翦有叉也叉幅叉以緇爲裏幅爲親柎故不用頳亦亦抗木不如折博者在下藉棺雖狹

無嫌記云茵著用荼實綏澤焉爾雅釋草云荼苦菜釋詁云綏安也安澤猶悅擇芳香之物辟穢惡不拘一名故曰綏澤實謂和之荼中鄭玄訓翦爲淺幅爲緣非經旨又云今文翦作淺不知淺亦有平義又云荼茅秀綏廉薑澤澤蘭著用茅秀猶之可也綏果廉薑澤果澤蘭記何不並云用而更云實平廉薑號綏亦罕微爾

苞

爾雅釋詁云苞豐也說文云草也南陽以爲麤履易姤二稱苞有魚詩木瓜行苞苴之禮蒿草可以苞者非有專物但取录賦故古者朋友相贈遺承藉用之經云苞二遣貧用少牢羊一豕一故二記云葦苞爾雅云葦醜芀

謂蕢類削秀說文以爲大葭則喪用葦也又云長三尺編蓋
編以爲體既苞則撮而束之故不用冪巾苞牲體以送死猶
生人之歸俎實于賓父母而賓客之矣

筲

方言云箸筩陳楚宋衛之間謂之筲或
謂之籯自關而西謂之桶檧又云簇南
楚謂之筲趙魏之郊謂之去簇說文作
籫云陳留謂飯帚曰籫一曰飯器容五
升一曰宋魏間謂箸筩爲籫其籍下云飯筥也受五升秦謂
筥曰籍筥下云籍也蓋筲籫籍雖異文皆有飯器之說从竹
以竹爲之有蓋故亦不言巾經云筲三黍稷麥三穀各一筲
也記云菅筲三其實皆瀹鄭雅釋草云白華野菅用菅爲筲

非生時用器比矣瀹漬之防其䕘記又云凡糗不煎謂皆瀹之以為事鬼神之道宜然耳

經云甕三醯醢屑幂用疏布蓋以疏布蒙甕束之

經云甒二醴酒幂用功布功布又疏于疏布亦蒙之束之

說文無桁字行下云人之步趨也人必有所藉而後行故藉器象之經云皆木桁久之言皆者苞筲甕甒

蓋以木承耤爲枱形之大小長短方圓各仿器氏列枱面令枱面圖器氏以備爲亦从下致之所以爲久猶疏布之久重爲然鄭玄知枱以度因器而又云久當爲灸謂以蓋案塞其口夫苞筲之不可案塞明矣葬無又皆冪矣此因訓重爲久之誤復自證耳

易繫傳云神農氏斲木爲耜楺木爲耒蓋取諸益攷工記車人爲耒疵

耒

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疵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疵柔地欲句疵直疵則利推句疵則利發倨句磬折

謂之中地鄭衆云耒畊耒疵耒下岐鄭玄謂耒下前曲接耜倨句磬折謂合六尺之度說文云耒手畊曲木从木推丰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或作梩方言云臿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斛宋魏之間謂之鏵或謂之鍏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臿沅湘之間謂之畚趙魏之間謂之喿東齊謂之梩夫耒耜二物言之不析若一器然耒云楺木故有曲形車人記言疵有直有句是耒有三曲疵謂耒末象其形言之金中直者耒身上句人所執無所謂岐頭也耒自能畊不假合耜亦不必云下前曲接耜至加曲木屬耒繫箕駕牛則伯均作牛畊之制或加環於身牛屬箕焉其可矣

說文無耜字枱下云耒耑非本誼相下云臿一曰徙土輂齊

耜

人語是字當作梠从木从㠯訓臿今从耒者因後人解耒耜混合而誤攷工匠人記云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鄭玄謂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非也夫繫辭稱斲木爲耜言斲則當岐頭言斲木則不用金冒以金善入地事之宜耳言本質不必及金冒也釋名云耜似也似齒之斷物也

杅

盛水器小者可用飲大者可用浴公羊宣十二年傳云古者杅不穿皮不蠹玉藻記云

出杅履蒯席鄭玄云杅浴器荀子君道篇云槃圓而水圓杅

方而水方則方器也經云兩杅盞飲杅浴杅兼備之猶生時出豫行器

甲

所以蔽體禦兵曰甲攷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玄讀屬爲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鄭衆謂合甲爲削革裹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英謂屬者重厭也合者合犀兕爲之故曰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

年記又云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鄭衆謂容爲象式上旅要上下旅要下鄭玄謂圍謂札要廣厚盡甲以禦侮取象介鱗犀兕爲堅故專用焉制革爲片聯縣爲屬鑽而線之如衣與裳故曰上旅下旅當領爲孔可以貫頭故稱環甲衽下裳側紐而結之故曰組甲管子地數篇云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鎧即甲上古用金中古改用革輕捷宜戰事

冑

役器有甲冑干笮者武備士所必有推生人以事鬼神

面具猶甲之蔽體然說文云兜鍪从冃由聲亦作䩜鍪下云鍑

屬蓋取象焉荀子議兵篇云冠軸帶劍蓋古者甲冑皆名鎧
皆金也後世用革首身異名易別識也其制上爲盲頭旁爲
蔽面中空見目鼻口焉下爲衞頸屬蔽面結之後衞項屬盲

干

後

盾小者謂之干木質前有脊後有鼻
脊漆之鼻可執書大禹謨云舞干羽
于兩階詩大雅篤公劉云干戈戚揚
春官有司干掌舞器蔽矢之具武舞用之說文云盾瞂也所
以扞身蔽目象形干下云犯也蓋拒人犯則人不敢犯也方
言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
鄭玄云矢箙釋名亦以箙之織竹者爲笮但諸器備陳無匣

笮

槓器不容矢獨有箙且笮在役器中以貳用器經旨尤不然矣說文云笮迫也在瓦下棼上意謂巫瓦之竹殳象其類因借名殳攷工盧人記云殳長尋有四尺方言云三枝刃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柲或謂之殳釋名云殳杸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挃于車上使殳離也說文亦云以殳殊人也殳亦禦兵故與甲冑干同爲自衛之役器

杖

經云燕器杖笠翣蓋象生時燕居備之扶老几謂之杖以木或竹王制記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杖之遠近以年爲節方言云

笠

矜謂之杖說文云持也

說文云簦無柄簦下云笠蓋有柄

者蓋有柄爲簦無柄爲笠皆以竹

編合之中間以布膏之漆之以辟

日承雨亦可織草爲之詩小雅云

臺笠緇撮傳云避暑爲臺避雨爲笠鄭玄箋以臺爲夫須得

翣

爾雅義

扇也小爾雅云大扇謂之翣釋名云

齊人謂扇爲翣蓋燕居以却暑招風

器則制小以素或以羽柳車亦用焉喪大記云飾棺君有黼

翣黻翣大夫有黼翣則大爲之制以張飾事上經言池齊不

言翣無翣也喪大記云士有畫翣二或得賜則畫木爲之歟

軨

枳

式

陰

軨

轛

說文云車軨前横木軨下云車轖間横木引司馬相如說或作轜蓋車後横木謂之軫轜間横木謂之轐車前横木謂之軨軨當式也

棧左服

幦

中御北左服在西

經云賓奠幣于棧左服出謂公賜幣說文云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蓋生人之車上等則加蓋攷工記稱輪人爲蓋是也柩車無蓋施棚如席猶棧車之施竹木然故藉言之棧上君大夫皆加素錦褚衣之乃加荒帷君復加僞荒帷之士則禮棧藉荒而已左服車左大

名說文云服用也一曰車右騎所以舟還車右有此名故得通假于車左鄭玄謂棧爲柩車謂士車無漆飾者夫士乘棧車生時之禮柩車有飾固宜指事爲稱棧左服者猶曰當前輅然不得謂爲名車也奠由棧左服者賵由賓位轉北鄉堂以西爲左必于棧者公賵不當與衆賵同奠亦如葬時公贈幣升實于蓋同意夫棧果車名也經但言左服足矣

蓋

幣

經云升實幣于蓋降蓋謂柳荒以冒柩厭帷名之亦可曰蓋蓋在柩車上已撿棧勢高故升實亦如賵之奠于棧左服也賵時不言升實者車在地猶及棧在堀則必有正柩之具矣

制幣

見

經云贈用制幣玄纁束蓋加于柩以入壙以公有賵有贈主人當自盡也稱制異常幣鄭玄云八尺曰制束五制十合

覆荒布猶君偽荒加見則柩不復見故推孝子哀心名之鄭玄引檀弓記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若以見爲翣然不知柳車之飾不待既時乃加經云藏器于旁加見下云藏苞筲于旁加折卻之則器在見中苞筲在見外

記云夻牀輁軸餞于西階東說文無輁字當作共謂輪與軸

輁軸　乘車

共質經云遷于祖用軸記稱輁者為其大于殯時升棺之軸記又云其二廟則饌于禰廟記合言之其實夸牀饌于廟以俟正柩輁軸饌于殯宮載柩以朝方言云軛謂之軸

記云薦乘車鹿淺幦革靾士乘棧車不言棧非棧也柩車載柩乘車與道車槀車送柩鄭玄以乘車為棧車非禮意記云乘車載皮弁服蓋象墨車士車之上者昏禮云主人乘墨車故以先道

鹿淺幦

車槀車

爾雅釋獸云鹿牡麚牝麀其子麛絕有力麉說文云鹿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似从匕稱淺淺毛也幦覆式巾亦謂之幭詩大雅鞹鞃淺幭傳云鞹革也鞃軾中淺虎皮淺毛幭覆式是也玉藻記云士齊車鹿幦豹犆犆直也謂式下陰板式以上為橫以下為直亦以虎豹覆之幦犆異皮鄭以犆為緣謂以豹皮緣幦失犆義此不言犆則同皮

靶鄭玄以為韁韁繮也在服馬驂馬閒以界限服驂名釋名云韁彊也繫之使馬不得出疆限也下云纓轡貝勒縣于衡

革靶

既更出轡則鞁非轡意卽鞍也說文云鞍馬鞁具鞁下云車駕具既曰乘車施乘具以安神靈宜也鞁从世鞁从皮聲故相近生時之鞍木質而衣皮翅兩耑曲坿馬背兩旁有布以鄣泥送柩用革故曰革鞁神當異于人也有輿而猶載馬具者不必神意乘車象齊車道車象在朝之車稾車象在家之車故載服各異卽以義爲次焉備生時之儀以爲送遣也

記云纓轡貝勒縣于衡說文云勒馬頭絡銜釋名云勒絡也絡其頭引之也蓋革之貫銜耑傳旁䪊者曰勒飾以貝曰貝勒爾雅釋魚云貝居陸贆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鰿玄貝貽

貝勒

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蚆博而頯蜬大而險蟦小而㸿說文云貝海介蟲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

衡

輈耑橫也說文云牛觸橫大木其角蓋廣其義以名橫木攷工記輈人爲輈有三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鄭衆謂深爲轅曲中記又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謂軌爲式前又云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鄭玄以任正爲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英以

爲兼輈入輿氏度又云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鄭云衡任謂兩軛閒軏謂當馬頸處釋名云衡橫也橫馬頸上蓋輈前端上卬其前橫木爲衡下當馬頸馬身則在轅中詩大雅云簟茀錯衡傳云錯衡文衡

道車

象生時行道所乘之車故以道名春官巾車云士乘棧車鄭玄以爲不革輓而漆之差以車制義或然也記云道車載朝服知有爵等象棧車鄭以爲朝夕及燕出入之車不舉車名因擬乘車于棧矣

說文云槀桿也蓋草具之義象生時在家所乘役車春官巾

槀車

車云庶人乘役車鄭玄以為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事者容士家居不設儀取適事乘之名槀知其疏象役車鄭以為散車謂以用以鄙之車記云槀車載蓑笠役器巾車云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役車在等要用有常安得用散車且精于飾而新異者為良巧于工而失制者為散又烏可以供喪乎說文作𧝠云草雨衣秦謂之萆蓑以草緝縫草為衣農人所以辟雨者喪服借以為名因疏惡有似也記云槀車載蓑笠象生時居家出為雨備猶明器之有笠翣然槀車在末由乘

蔞

車道車次之以貴賤爲先後三車所載畧象明器設之迎精輿送形求神之意不一矣後記云柩至于壙斂服載之卒窆而歸不驅謂柩車也柩入壙車已虛斂三車之服載之示不虛返三服異而同斂載者神實合也柳飾卽以入壙鄭玄謂至壙祝說載除飾嫌若不入壙然非也柳飾不可反矣柩車反則三車从之不驅示若有神馮之妥神之誼也

柳帷謂之牆死者以柩爲宮室也士布帷則牆無他飾經言池紐齊披不言翣喪大記云士畫翣二皆載綏謂得賜也畫

牆

以五采畫雲氣不能畫黻同大夫檀弓記云周人牆置翣二翣則當旁各一

堩

記云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鄭玄訓堩為道引曾子問葬旣引至于堩說文無堩字意古止作垣垣短牆謂郵表之旁道中可依止處借名堩爾

弭

弓側謂之弭爾雅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蓋

有緣名全體無緣名其當緣之質左氏僖二十三年所謂左執鞭弭是也詩小雅象弭魚服傳云弭弓反末蓋因弭在側又不可謂緣側故通側誼于末鄭箋申成其旨云弭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箋誼出于許愼說文弓部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或作彇許旣據爾雅文又欲釋弭銳末故云可以解轡紛鄭直云助御宜滑非許意夫飾象所以爲文耳魚服豈不滑又誰助誰解耶

柲

記云有柲設依撻焉上云弓矢之新沾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雖弓

矢並目先言弓則柲卽弓事故有觸下乃言揓矢志矢鄭玄云柲弓檠弛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引詩竹柲緄

縢云古文柲作枈柲爲弓檠是已記不言竹則木柲也木柲幡其腹鄕後卬兩耑張弓則坿弓而縛之乃施弦弛弓弓自曲傅以竹故緄縢亦以檠弓得名柲非記亦張意

依

柲耑所屬之縭謂之依坿依于柲也依撻言設承有柲下知爲柲設鄭玄以爲纏弦夫上云亦張可也弦纏可知果爲纏弦當屬有弭飾句下不宜襍廁在此有柲下至有韣皆治弓之事

撻

說文引鄕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云古文作䧺又據周書遽以記之廣其義爲拏挨之名蓋以依束弓之後柲有不正則撻之爲之

以木楕圜有柄名其所用故曰撻鄭玄以爲弣側矢道與秘依皆以槀爲之其誤與說依同其義尤難析也

鍭矢

記云鍭矢一乘骨鏃短衞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羽即衞以矢之外蔑名骨鏃短衞名鍭者亦即鍭矢而變生人之金鏃一乘象生時禮射之數夏官司弓矢有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繒矢茀矢恒矢痺矢八名鍭其三也攷工記云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鄭衆謂一在前者箭稾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以前鄭玄謂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夫鏃有輕重羽有多少矢之遲疾分焉後鄭較審矣

記云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衞爾雅釋器云骨鏃不翦羽謂

志矢

之志弱短也記不言鏃蓋金鏃短衞鏃矢法故亦之旣金鏃短羽直

爾雅鍭矢以志矢名者鍭矢用骨鏃志矢用金鏃相易爲變以別生人皆短衞則同標明器不用也鄭玄云輖摯也英謂軒有高義輖卽輊輊下也詩小雅戎車旣安如輊如軒傳云輊摯箋亦云从後視如輊前視如軒然後適調中卽調意

儀禮蔣氏禮器圖第十三終

傅守中校勘

弟子羅紹驥繪圖

王用賓再校

壽櫟廬第三子哭綎

儀禮奭固禮器圖第十四

壽櫟廬叢書之二

名山吳之英撰

士虞禮圖

虞凶禮意度之義檀弓記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至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然則既葬而反之祭以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于此故虞度祭之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祀事皆屬吉以爲凶何也曰有

苴受祭有尸無服一人衰絰從尸出入哭不旅不囊盛于喪奠耳檀弓記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日謂卒哭日標卒哭以前皆喪祭記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月謂禫月標卒哭至禫祭其間皆不配言猶未標禫祭純吉唯不稱配異自卒哭後祭雖稱吉別喪奠耳實未全乎吉也

亨爨

經云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亨謂亨牲稱側以在右非正言亨標有爨牲爨大于魚腊爨牲爲主故先之在右未卽吉東面爨口所鄉

經云魚腊爨亞之北上魚腊爨亨魚腊者亞次也次亨爨皆

魚腊爨　饎爨

在廟門右東面北上魚腊爨在南葢同亨爨而小

經云饎爨在東壁西面說文云饎酒食也引詩可以饙饎或從配作饎或從米作糦葢煮米之爨常時在寢後祭在寢門東喪

自煮潘浴尸爲堊西堂後不言爨處始見文亨爨在右魚腊爨亞之末即吉故饎爨亦退于東壁西面東壁東堂側之壁士冠云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士昏記納徵受皮者逆退適東壁東壁西面初與堊相變也特牲在西堂下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漸違也少牢謂之廩爨在門東南

北上少牢云廱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吉在門
東益遠爲文矣

甒

素几

絺布冪

經云奠于室中北墉下兩甒醴
酒蓋如常甒但無飾耳

經云冪用絺布承無禁下謂尊
冪絺說文云細葛

經云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几
始神之用素無彫飾西序下置
于堂右以待設

爾雅釋草云葦醜芀葭華蒹蘼葭蘆菼薍其萌虇說文云葦
大葭芀葦華然爾雅云葦醜芀意不在華蓋謂其類葉皆銳

葦席

苴

秀耳春官司几筵云大喪共葦席蓋疏工不緣此在西序下用藉饌者故饌時云藉用葦席

經云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說文云苴履中草推其義爲承藉之名又云刌切也茅有數種爾雅釋草云茹藘茅蒐又云白華野菅又云藒茭茅又云遬牡茅說文云茅菅但據白華言蓋設苴依神猶之重也經云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之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記亦云既饗祭于苴是猶鬲之在重也尸未入奠時依神用之尸入事尸尸祭則于豆

閒矣特餕于西坫上待洗事下云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特牲無苴純乎神矣

經云主人洗廢爵酌酳尸于酳時言之者尸所酌卽賓時祝酌之醴沒酒器名或用無飾之爵主人于此始酌故名鄭玄云爵無足曰廢非獨無足蓋亦無耳無流哀重尚質

廢爵　足爵　繶爵

經云主婦洗足爵于房中亞獻尸如主人儀言足起廢爵無足亦起有耳有流用足爵哀輕降于主人如主人儀如酳儀

經云賓長洗繶爵三獻繶飢也說文無

繶字疑作臆肌下云肌肉或从臆據繶名爵繶有文也文止

在繶不盡飾也賓長哀尤輕矣

扉席

餕几

經云祝送尸出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扉用席扉从厂說文云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扉下云隱也引其義則有上與後兩旁三帷之義蓋几在餕南席當由几南背几北鄉旁帷餕具故曰扉當如藉餕之葦席但博長而屈耳

祝薦席

經云祝薦席徹入于房蓋亦用葦席不能加于尸不見設文者鄭玄謂初自房來事或然也

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士喪記云始死徹褻衣易新衣上服

尸服

即所易新衣士冠以玄端爲下則易以玄端女尸則宵衣也卒者新衣浴尸時去之尸象神故服之不服卒者之裳嫌褻鄭玄據特牲士玄端云不以爵弁爲上者祭于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則誤誥上字云士妻宵衣宵衣士妻常服而不引特牲又爲失據昏禮亦云毋纚笄

水尊

宵衣

記云水尊在酒西水尊實水以配酒尊不專用以況酒嘉禮用之鄉飲禮云有玄酒在西玄酒即水以大素名曰玄燕

禮亦云左玄酒南上吉祭用之特牲云玄酒在西少牢云甒有玄酒三虞而餞以餞爲凶祭之終漸吉之始故設之變于虞稱水猶質其名也尊亦當如虞時醴酒之甒無飾

餞几

餞席

記云尸出執几從席從謂三虞時獻畢出餞蓋仍用素几下云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亦宜素几

餞以席從當仍用虞時藉餒之葦席下云無尸不餞猶出几席席當如餞

傅守中校勘

弟子羅紹驤繪圖

王用賓　再校

壽櫟廬第三子吳鋌

儀禮奭固禮器圖第十四終

儀禮奭固禮器圖第十五

壽櫟廬叢書之二

名山吳之英誤

特牲饋食禮圖

特牲饋食士喪中之吉祭鄭玄以爲諸侯之士祭其祖禰殆謂士之時祭宜然且標天子之士乃得用少牢英則以爲士喪卒哭至禫月之吉祭或因小祥不旅不蓍此舉大祥以包之也卒哭後變服之節小祥大祥皆稱祥祭自可稱吉變虞稱饋食禮勢然也特牲本因喪減虞稱豕吉祭稱牲不得謂士時祭止用特牲且觀其禮器禮節固非純吉之祭惟稱主人玄端朝服嫌喪從吉服然玄端士之下服筮玄端祭朝服因漸而變標臨事

變服之宜猶古文尚書稱王麻冕黼裳也已祭仍當服喪服猶所謂王釋冕反喪服也且如高宗諒闇三年遂服臣當從君而服孔子稱百官聽于冢宰知不能以凶服治事禮酌時變事有宜適耳故少牢爲平時吉祭筵與祭朝服無革禮器禮節亦異也其爲喪中吉祭何徵也曰今之十七篇篇次鄭玄舊次也鄭玄所次劉向別錄之次也特牲次于虞後禮次之宜戴德雖次于前數篇相屬自若也戴聖虞篇後次喪服而特牲即次喪服猶之末有間耳禮節相承漢初大師必有專說故次第從類猶不亂矣虞與少牢一凶一吉校讀特牲之明徵也虞祭稱三虞之辭曰適爾皇祖某甫祔辭但加隮祔

其他皆同少牢筮日命筮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
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筮尸與賓祝辭同今特
牲筮日命筮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
某子筮尸同辭賓時但稱祝在左卒祝雖畧知亦同辭
然則其稱適標仍虞祔之文不稱配不得遽配標與少
牢時祭稱配異辭言某事標非常時吉祭不敢同少牢
正言歲事故知爲禫月以前之吉祭也鄭玄以當士之
時祭故篇中失義之注多矣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
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
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
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

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喪未畢之祭宜屬凶記云未配而猶正名吉祭則當屬吉喪殺卽吉以漸也雖無苴尸仍九飯雖九飯而有嘏雖有嘏而嗣舉奠雖嗣舉奠而又行酬且養蓋據大祥爲制小祥當不酬不養也曾子問記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旅行酬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特牲舉旅行酬知大祥也雖養而祝祝而不嘏正祭畢不賓尸皆精于虞而疏于少牢若禫月之吉祭則全同少牢惟不稱配異爾

經云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實獸柎

其南謂鼎鼏南屬上陳鼎鼏言也柎於本承尊器以實獸者面平有足載物爲宜因尊柎制加闊故可實獸獸即豕稱實者因陳柎於豫言之言牲在西標獸猶未殺也鄭玄因見牲在柎西訓獸爲腊夫腊猶陳則魚且陳無此禮矣即陳之又何可以生牲配死獸耶誤以陳器爲餼牲是不悟爲豫事辭也下云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可知牲豕獸一矣

萑藉

經云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謂藉敦藉器則無純疏席耳下云几席陳于西堂乃有純之席

畢

經云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
記云棘心匕刻不言畢畢匕類也
雜記云朼以桑長三尺或五尺畢
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畢與朼質同度同說文云畢田网
从𠦒象畢形微也或曰由聲蓋葉岐柄長曰畢揜兔之网詩
小雅畢之羅之傳云畢揜而羅之又有捄天畢傳云捄畢貌
畢所以揜兔蓋助匕出鼎內器以象兔畢名猶西方弟五宿
亦以象形名也喪中朼畢皆用桑大祥朼用棘心有隆痛爾
畢質當同刊其柄宜執刊其末令鋭
經云贊者錯俎加匕乃朼記云棘心匕刻說文云棘小棗叢
生者蓋棘心爲匕取聲爲義猶用桑也詩衞風棘心喻母氏

匕

劬勞母氏聖善以喪初舉用棘心心喪不可忘也刻者刻其柄鄭玄謂若今之龍頭實不必龍頭也

經云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至尸舉食時主人羞肵俎于腊北記云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

肵俎

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少牢亦云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郊特牲記曰肵之爲言敬也蓋肵俎不以先奠尸食舉乃着所以敬尸俎如常俎以特載心

角

古異名

經云主人洗角升酌酳尸蓋變于虞酳之用廢爵又不如少牢之用爵酳也韓詩外傳云角實四升禮器記云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此非卑尸直以用麤器見哀心耳主婦亞獻時云洗爵于房則見哀心輕者直从吉又云賓三獻如初不言所洗以爲主婦已爵矣

厞筵

設尊几

經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此鄭玄所謂陽厭當室之白以尸未入之前爲陰厭英謂陰厭陽厭論殤祭耳若必以成人擬

之則此經與虞皆筵几于室中東面少牢筵于奥右几室中戸牖皆白奥則戸白于牖方尸未入則當以設鄉中鄉東爲陽厭猶曾子問記所謂當室之白尊于東房也尸既出此經與虞皆徹設于西北隅几在南未純吉少牢若不儐尸徹設如之惟右几如初要以設就西北爲陰厭猶曾子問記所謂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也筵蓋用蒲緇布純較虞爲飾而由南鄉北旁撤闔北仍如虞時之扉稱筵示與虞稱席相變猶少牢稱席之與此文相變也

緇

韠

記云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襍裳可也皆爵韠朝服謂正祭時筮日固玄端

也皆皆子姓兄弟朝服已从吉而韠用緇者喪甫畢不忍純
吉因韠見禮意尸象神祝佐食哀輕故皆爵韠少牢言主人

籩巾

牲爨

朝服不言韠素可知矣
記云籩巾以綌也纁裏然則籩
巾不禪吉祭同矣纁裏則玄綌
記稱牲爨已異乎虞不同少牢
之稱雍爨猶未純吉云在廟門
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饎爨在
西壁雖與虞相變饎爨猶未正
其位少牢雍爨在門東南北上
廩爨猶在雍爨北矣記云尸卒

食而祭饎爨雍爨鄭玄謂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雍爨用黍肉無籩豆俎引禮器燔燎于爨爨者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瓶禮近然也少牢不稱祭廪爨雍爨少牢無記當亦有祭可知

傅守巾校勘
弟子羅紹驥繪圖
王用賓再校
壽櫟廬第三子吳鋌

儀禮奭固禮器圖第十五終